



## 悉尼庆祝八千万中国勇士“三退”

(明慧记者华清、蕴韵悉尼采访报道) 二零一零年九月二十五日, 悉尼退党服务中心在中国城以及附近主街乔治街举办了一系列活动, 庆祝八千万中国勇士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简称“三退”), 向社会传达“天灭中共、退党保平安”的重要信息。

悉尼退党服务中心代表马恒隽先生在集会上祝贺勇敢退出中共党、团、队的八千万中国勇士, 他在发表演讲时表示: “退出中共不是一场政治运动, 而是一场精神觉醒的道德回归运动, 是秉承天意而行的, 是必成的, 任何试图阻挡这种人心向善、重归天理的努力都是徒劳的。无论中共如何垂死挣扎, 逆天而行, 最终都会随着中国人对邪恶的彻底抛弃而灭亡。所以‘三退’运动的重点不在中共, 而是在中共灭亡前还能有多少中国人被救度。”

中国民众的真相图片展。众多路



人驻足观看, 了解真相。

来自悉尼和墨尔本的天国乐团也应邀出席了这次活动, 他们演奏的神圣庄严的“法轮大法好”等乐曲震撼人心。路人驻足聆听, 流连忘返, 还纷纷拿出手机拍照留念。

大纪元退党服务中心义工海伦谈道: “现在有很多人已经明白了真相, 找我们退党的人很多, 退完了还一个劲地感谢我们。有的人说, 我们早就知道共产党不好, 但是没有地方退, 现在可找着你们了。” ◇

## 黑龙江省桦川县妇女自述在北京石景山看守所遭受的迫害

(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 我叫王立清, 是黑龙江省桦川县人, 一九九八年开始修炼法轮功

一九九九年“七二零”以后, 我们失去了集体学法炼功的环境。

十二月十九日, 我只身来到北京天安门广场, 被广场上的便衣与武警非法抓进警车, 强行搜身, 将我拉到天安门公安分局, 拽进屋里。进屋之后, 里面的警察强迫我照相, 将我关进一个大铁笼子里。那时正是数九寒天, 窗户上的排气扇开着, 冷风嗖嗖地往里刮。当晚我们十九人被劫持到石景山看守所。

在被囚禁期间, 我被同室的犯人林某、莲花锐(音)、小茹殴打。莲花锐(音)用盆接自来水往我身上浇, 小茹用指甲抠我, 林某揪我的头发。狱头杨树清(原来是首钢大学的讲师)逼我转化。我多次被狱警非法审问, 强迫我说出地址。因我不说出地址、姓名, 狱警扬言要把我送进八号男监(让男犯污辱)。我说: 你分明不是警察, 而是披着警皮的流氓。他恼羞成怒, 打了我八个耳光。每次提

审, 狱警都是污言秽语、污辱谩骂。

被绑架到看守所的第三天, 狱警、恶犯们强行给我灌食, 隔天一次。男犯人按住我, 动弹不得, 护士用塑胶管由鼻腔插入食管, 直达胃部。有时感觉胶管不是在胃里, 而是在肺部。有一段时间, 咳出的都象奶片一样的白色粘东西。

我被非法关押到三十六、七天的时候, 他们强行给我灌食时胶管已经插不进去。几次三番他们把我拖到别的屋, 灌完同修之后, 又将我拖回去再强行插管灌食。胶管根本插不进去, 就叫犯人把我拖架着送回监舍扔在地上。此时, 我被迫害得全身麻木, 不会动弹。过了很长时间, 知觉恢复后, 口腔、嗓子肿痛, 张嘴吐出来的都是血块。晚上, 狱警王春静来到监舍, 叫狱头杨树清和林某将我带到值班室, 强逼着给我打针(在被非法关押十四、五天时曾强行给我打过点滴, 也不知是什么药), 我坚决抵制, 被姓齐的狱警谩骂污辱,(看守所内的广播由她播报)。王春静、杨树清、林某和狱医姓李的大夫强行按

住我的胳膊几十分钟, 想要在翻转手背时给我打针。由于长时间的迫害, 手背被他们翻过来时, 血管已经找不到了, 无奈他们又将我送回监舍。

这期间, 我两次被送到石景山公安医院检查身体。第二次检查身体的时候, 警察拽着一名山西的同修, 强制她进医务室, 我急得大叫: 看警察抓法轮功了! 看守所的警察把我拖到外边冻。当时正是三九天, 我脚上穿着一双夏天的布鞋, 身穿一条保暖裤。我告诉从身边经过的人, 说我是炼法轮功的, 被他们推搡。看守所的车来了之后, 他们把我推上车, 遭到姓张的女恶警的殴打、辱骂。这两次无故检查身体, 我一直弄不清楚, 直到二零零六年苏家屯事件(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曝光后, 才明白他们是以检查身体为由, 实则为了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

强行插管灌食不成的第四天, 狱警王春静与一名司机开车将我送到北京开往佳木斯的列车上。当我回到家时, 距离二零零二年的新年还有十天。◇

# 黑龙江通河县主治医师张桂芝等遭内蒙警察迫害经历

(明慧网通讯员黑龙江报道)黑龙江通河县法轮功学员、妇幼保健院主治医师张桂芝,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在哈尔滨遭内蒙鄂旗警察绑架,后被非法劳教,直至被迫害致病重才被放回家。法轮功学员宋玉红、张海明等也同期被绑架、迫害。

张桂芝,女,四十二岁,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通河县妇幼保健院主治医师,哈尔滨医科大学本科毕业,一九九九年开始修炼法轮功。修炼后她按照真善忍的标准不断的要求自己,拒绝吃请和红包,放弃药品提成,其品行得到同事和患者的好评。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四日,单位派张桂芝到哈医大一院进修学习,临时住在哈市道外区。十二月十四日夜,她在熟睡时被警察(内蒙古鄂温克旗公安局)叫醒,被强制脸朝窗坐到客厅的沙发上,不许回头,手机及兜里的钱物都被警察抢走。她当时向警察说明自己是来哈市进修学习的,有证人现场证明,有书写病史记录的纸在工作服兜里,有当日在医大书写的病程记录。尽管如此,她还是被鄂旗警察绑架。

同时被绑架的还有黑龙江省虎林县的法轮功学员高丽萍、宋玉红及双城市的张海明、佳木斯市的闫继国。在哈站警务室,闫继国出现病状,鄂旗警察用脚踢他。后来了解到,当时参与绑架的人员有内蒙古鄂温克旗公安局的王海军、郭智国、鄂温克旗大雁派出所的刘炳良和两个叫不出名来的警察。

二零零九年十二月十五日,鄂温克公安局郭智国、大雁派出所刘炳良等人分别对张桂芝、宋玉红、高丽萍等人非法提审。提审时刘炳良对宋玉红用刑,拽着宋玉红的头发打她耳光,用螺丝刀顶宋玉红的脊柱。警察不给宋玉红饭吃(后来有人背地里给了她一个馒头),三天三夜不让宋玉红睡觉。三天后,宋玉红被送回监舍时人都脱相了,头发一把把的掉。闫继国在刚被关押的几天里就被警察

野蛮灌食,大便便在裤子里。二零一零年一月十八日,鄂温克旗检察院马丹丹、白佳明等人再次提审张桂芝等法轮功学员,看到公安局给法轮功学员定的罪名是“利用×教组织破坏法律实施”。

二零一零年一月二十九日,鄂温克旗公安局国保大队郭智国等人把张桂芝、宋玉红、张海明从看守所转到拘留所非法关押,同时要求三人签拘留十天的处罚单,说要放人,张桂芝拒签。

二零一零年二月四日,鄂温克旗公安局法制科的布仁布和、明华对上述三人非法提审。五日,鄂温克旗公安局决定要劳教三人(张桂芝和宋玉红一年半,张海明一年),并告知如不服可上诉。

二零一零年二月八日,鄂温克旗公安局给三人下达劳教执行通知,书面文件则被公安局副局长敖云涛和国保大队副队长张鹏抢走,说不给他们看,同时把三人转到看守所继续非法关押。

张桂芝家属请来律师想上诉,鄂温克旗公安局和看守所不让律师见当事人,不给家属劳教通知单,而是追问家属通过谁请的律师,律师是否打过这类官司,并且威胁要扣押家属,并公开讲“对法轮功压根儿就没讲过法律”。

二零一零年三月二十二日,鄂温克旗公安局刑警大队宝钢、郭智国等人再次对张桂芝、宋玉红等法轮功学员非法提审,说根据实际情况区别对待。问过后,再也没有音信。张桂芝在监舍内经常听到男监室有人惨叫,后听管教说是闫继国发病了。

二零一零年四月二十八日,张桂芝开始绝食抗议,反对非法关押迫害。从五月四日起,她一直要求见办案单位或检察院,没有人给予答复。

在非法关押期间,鄂温克旗看守所利用犯人迫害法轮功学员。二零一零年五月十九日,鄂旗南屯的在押人员郦娜把张桂芝的褥子抢去浇了半盆冷水,并和智障儿童学校校长陶树英在监室内高声辱骂张桂芝、高丽

萍。管教金安唆使郦娜动手打人,而管教纳尔苏在一旁看热闹。张桂芝和高丽萍绝食反迫害。同监室红花儿基的侯秀华看不了发生的一切,突然抽搐,到晚上两眼都红肿了。

绝食第五天,即五月二十四日,鄂温克旗公安局副局长敖云涛和国保大队队长王海军来到看守所。绝食第六天,张桂芝和宋玉红被劫持到图木吉劳教所。经检查,劳教所的医生说张桂芝的心脏属器质性病变,宋玉红心肌缺血,二人身体检查不合格,劳教所拒收。两天后,绑架张桂芝和宋玉红去劳教所四个警察(公安局的包连胜、看守所的马彦兵、南屯第一派出所的苏樱和王宇)带张桂芝和宋玉红返回鄂旗。

五月二十八日,鄂旗公安局把张桂芝和宋玉红拉到海拉尔蒙院检查,结果和劳教所医院的检查一样。六月一日张桂芝获释,六月三日宋玉红获释。绑架前张桂芝的体重116斤,回来时体重竟不足八十斤。张桂芝家属还被勒索了一千元的所谓监外执行费(没给收据)。

张桂芝在内蒙古被非法关押期间,通河县有多人遭株连迫害,而张桂芝回家后则不准上班,县里的其它单位也不许聘用。回来后张桂芝一直在家调养。

鄂旗警察的绑架给张桂芝的亲人带来巨大痛苦。为了营救张桂芝,她的两个哥哥无论在滴水成冰、寒风刺骨的冬季还是在农忙的黄金季节,被迫往返于内蒙古和黑龙江之间,急得头发都白了许多。

张桂芝在回家的火车上,接到通河县政法委张越的电话,要她去洗脑班(所谓的法制学校),被张桂芝一口回绝。而宋玉红在回家的途中,在哈尔滨又被当地警察劫持到建三江继续迫害。张海明被送到海拉尔劳教所劳教一年。而闫继国、高丽萍仍被非法关押在鄂温克旗看守所。◇

